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精品书系

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5
-3

新登字(京)118 号

书 名:我 们 播 种 爱 情

著 者:徐 怀 中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 电报挂号 6550)

印刷者: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9.75

字 数:248,000

版 次:1991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1995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 数:76,001—82,000

书 号:ISBN 7—5033—0276—3/I • 227

定 价:10.60 元(软精)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序

《我们播种爱情》在前年十月间出版，今年四月间我才买来看。一看就让它吸引住了，有空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我跟作者徐怀中同志还没见过面，可是从这篇小说知道他的生活经验和政策水平，对他那创造境界的工夫和挥洒自如的笔墨，非常钦佩。近年来优秀的长篇出版很多，真象“千岩竞秀”，这在文艺界是大丰收，在读者界是大享受。说《我们播种爱情》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必然会得到读者界一致的承认。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可是还很少有人写的题目：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以后，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怎样为西藏人民办好事，西藏人民怎样在农奴制度下逐渐觉醒过来。为西藏人民办的好事很多，小说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中心，连带涉及其他方面。这很得要。象西藏那样的地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农业上各方面的改革不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吗？西藏人民世代代被压得气也不让透一口，对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帮助，在先是不敢接受。可是只经过不久的时间，他们接触了推广站的事物，理解了推广站的人的心，就放弃成见，愿意破天荒在冬天试种麦子了。这可以打个比方，象是电线接上，电流通了。通了就好办，本身加一分努力，旁人加一分帮助，就能多一分进展。小说着重写帮助的一面。十月一日，工委书记苏易掌管着马拉播种机，在田间第一趟穿行播种的时候，推广站的人全都跟在他背后。作者在这儿作如下的描述：

每个人的神情又都是那样振奋、严肃，每个人的眼睛都闪烁着光亮。要知道，播种机所投下的，是种子，同时也是每个耕耘者对这处女地充满了希望的心！也是每个耕耘者所要献给祖国的这一壮丽高原的全部的爱情！

读到这几句，可以想的很多。党和政府在那儿设置推广站，许多人物在那儿忘我地劳动，作者选中这个重要的题目写成这篇优秀的小说，不是都从所说的“全部的爱情”出发吗？归根结底，一切都导源于伟大的党。

除掉“尾声”不算，小说共八章，所历的时间才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推广站和其他方面的工作进展都很快。拖拉机和七寸犁一运到就翻地。为了争取时间，青年团支委会发起星期日义务劳动，以便及早完成撒粪工作。冬麦播种计划也很快定下来。于是在预定的日子，十月一日，由工委书记苏易领先，“亲手把种子埋进这不知荒废了多少年的肥沃的土壤里去”。其他方面呢，公路很快修通推广站所在地更达。路一通，各种货物运到，贸易公司就开起来。修路的解放军不久就开往前边山区，在极短的休整期间里，他们还修筑防洪堤坝，推广站能够抽动的人也都参加进去。“尾声”只有三节，所叙的时间距离小说开场才一周年。年前冬播的和当年春播的麦子全都成熟了，地面呈现出向所未有的面貌，致使往年在这里歇宿的雁群认不清老地方，盘旋空中，不敢着陆。推广站变为规模颇大的“启明星”农场了，站长陈子璜被派去学习别处国营农场的经验。从整篇的叙写可以看出，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以后，虽然因为情形特殊，暂缓进行必要的改革，可是领导方面和工作人员一直在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做各方面的工作，能多做就尽量多做，能做得怎样快就做得怎样快。这完全符合实际的情况，同时体现了后来党在一九五八年提出的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精神。

在短短的一年里，更达的变化非常大。推广站的技术和农具改

变了人民对农业的传统看法。物质条件使人民的精神方面起了变化。十多个农民自动把大田里“玛尼堆”上的经石搬开，为的是让拖拉机可以直开，不必再绕圈儿，而“玛尼堆”一向是被看做圣物，绝对不容亵渎的。老农斯朗翁堆自愿把河湾里的两块地并入农场，来当农场的成员。年前从推广站的已耕地里占了些地去的几个农民赞同斯朗翁堆的请求，帮他在陈子璜面前讲话。这些并非细节，正是农民们集体观点的萌芽。公路的修通，贸易公司的货物供应，有史以来第一所小学校的开办，在人民心目中展开了美好生活的明晰图景。更达宗本格桑拉姆起初是消沉颓唐，不出来问事，她只想乘化待尽。后来看到周围发生的种种变化，看到自己还可以在地方上做一些事，她就出来号召人民帮助修路的解放军，把粮食运往山区去。这是上层分子向开明方面转变的过程。统看小说所叙的多方面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以后，西藏的一切会进展得那么快。各方各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很周妥，一旦废除主要的障碍农奴制度，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人民自然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奋斗了。

简括地说，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以前，领导方面和工作人员怎样在西藏地区“播种爱情”，这篇小说作了很好的艺术的反映。

小说扼要地描述西藏地区复杂的社会情形，历史，制度，风俗，习惯，都不忽略。这是读者所欢迎的。读者必须明白了那社会是怎么个情形，才能了解在那里活动的各个人物，深入他们的心灵，跟他们同其呼吸，同其欢乐和愁虑。再说，西藏地区的社会情形，在多数人是不会大熟悉的，因而扼要地描述尤其有必要。

小说写许多人物，包括入藏人员和当地的人，在这一年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差不多都经过周密考虑，然后下笔，很少无关紧要的闲笔。因此，一句看似寻常的对话，一个看似寻常的小动作，也禁得起读者的咀嚼，咀嚼而后，可以窥见人物的政治修养，思想根

源，历史影响，工作作风，生活习惯，个人癖好，等等。我确乎有这样的印象，希望我的说法并非阿其所好的过誉。

作者笔下的工委书记苏易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物。他有高度的原则性，又善于掌握适当的灵活性，全面审度，当机立断。他对周围的人劝说、批评乃至斥责，全从政治出发，处处入情入理，态度严肃而恳切，总能使对方心悦诚服，乐于接受。有人说，文艺作品写党委书记不容易写好。我觉得这篇小说里的苏易就写得很好，我们常说的党的领导，在苏易身上形象化了。

我不长于分析，光就小说里的各个人物说一点感想，未必有当，徒乱人意，因此不多说了。我只想说一说作者写那个个人主义者苗康，用了写好些个积极人物一样的工力，也写得很成功。苗康，粗略地看他在先的种种表现，好象他很积极，很正派。可是，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他的思想行动无非从片面观点和形式主义出发，无非从个人主义出发跟“播种爱情”的伟大工作绝不相容。后来大伙儿看出来了，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一不是处。小说第五章第九节，团支部开扩大会议批评他，同志们严正地给他提意见：他一味躲闪，毫不悔悟，十足表现出他是个“站到阳光底下都映不出影子来”的人。读了这一节，谁都会站在同志们一边，在心底里跟苗康作思想斗争，从而受到深刻的教育。最后苗康走了，作者描述说：

苗康已经绕过土包，正走在坡道上，因为他是下坡，所以走得很快。不多会，他的背影便被森林的黑暗处所吞没，无踪无影地消失了。好象道路上从来没有过他似的。

这样的实况的描述，又是多么足以发人深省的警句啊！一个人陷在个人主义的泥坑里，就会很快下坡，“好象道路上从来没有过他似的。”小说里类似的富于含蓄的描述很不少，使读者掩卷而思，玩味不已。

此外我想说一说倪慧聪、林媛二人对苗康的态度的转变。倪慧

聪认清楚参加革命工作的目的，她的表现是尽可能为集体多做工作，尽可能把工作做好。林媛也一样，凡是革命需要的工作任务都乐于接受，总把革命热情和踏实干劲跟工作相配合。小说写二人同中有异，性格风貌，使读者宛然如见，写得很好。二人都跟苗康有感情，已经达到相爱的程度，因而二人之间疏远了。可是当苗康说出一番忘公顾私的荒谬话的时候，倪慧聪“禁不住从心里涌上一阵对苗康从来没有过的嫌弃之感”。从此之后，她看清苗康是什么样的人，苗康的一言一动是什么样的意义，在团支部扩大会议上，对苗康那些一味躲闪的话，她“根本没能再听进去”，只感到苗康的整个形象异常可厌。至于林媛，她看清了苗康，就决意在会上提出建议，撤换苗康的组织委员，听听苗康的话实在不成话，又举出崇高的青年团员的名称，给他一番严厉的批评。后来苗康不听同志的劝说，终于走了，林媛对无奈地叹息着的雷文竹说：“象这样的人，顶好是让他走。”倪、林二人在先错认苗康是个革命青年，不能观人于微，当然是缺点。可是一经看清，就能不受感情的牵累，断然跟苗康决绝，这是新时代青年精神的光辉。

小说里还有一段恋爱情节。藏族姑娘秋枝爱上了经常给她家帮助的朱汉才和叶海，依据当地的风俗，她以为他们二人可以“同娶一个妻子”。朱汉才和叶海也都爱秋枝。可是朱汉才见叶海为这件事烦心的时候，就“带着激动，怀着痛楚”，撒了个善意的谎，说自己早已结了婚。于是叶海、秋枝二人成为未婚夫妻，在劳动的余暇，共同描摹未来的美好生活了。朱汉才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叫人深受感动。为同志的幸福，自己尽不妨忍受痛楚，并且以能够忍受为快乐，这样的人物在革命队伍里是很多的，无不叫人深受感动。小说借朱汉才的恋爱情节表达这一点，实在有普遍的意义，不以恋爱为限。

恋爱并非这篇小说里主要的情节，可是也着力地写，写得跟其他情节一样地入微入妙，起了加重烘托人物的精神面貌的作用。我觉得这是这篇小说的优点之一。再说，情节那么繁复，人物也不少，

组织在仅有三百多面的一篇里，叫人觉得又充实又紧凑，进入一个生动的新境界，受到精神上的鼓舞。这样的工夫不容易，也是这篇小说的优点之一。

我对徐怀中同志怀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举起健笔写个续篇，描述今天蓬勃发展的新西藏。

叶圣陶

1959年10月

第 一 章

I

大约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山岭上已经积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阳照耀下闪射出强烈的银光，仿佛那层层大山不是坚硬的花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云杉，坡地上的树木已在渐渐地被剥得赤身裸体了。群山所环抱的草原，也已在渐渐地褪去葱绿而显露出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汇集的一片浑黄的、沉寂的湖水。然而，这草原是辽阔的，一望无垠的！

在草原上，雷文竹满怀兴致地东走西走，这里挖一条壕，那里掏一个坑。从远处看来，会以为他是在刨人参果呢！其实，跟随在背后的陈子璜看得清楚，他并没有掘到任何值得欢喜的、哪怕是一点一点什么小东西，只不过按照不同颜色把挖起的泥土分别包成许多小纸包罢了。所以，不管雷文竹怎样热心和着忙，总引不起陈子璜插手相助的兴趣。他只是跟着打转转，最多随便问几句：

“这土，你看怎么样？”

“没有不良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雷文竹以权威的口气回答，随后又补充道，“当然，这结论不是我做出来的，是威廉士。”

“是谁？”

“威廉士，土壤学家。苏联人。”

陈子璜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雷文竹象抓草药一样装满了最后一个纸包——总算完事了——随后，他背起帆布袋，约陈子璜一同到河边洗手。

“哟！你看，你看哪！”走着，雷文竹意外地压低声音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给陈子璜看。

河湾里，沿着山根背风的地方，落满了一群一群的大雁。远望好象谁撕扯到地下来的、一片一片灰蓝色的天空。雷文竹高兴极了，他只见过排着各种队形伸长着脖颈从高空悠悠飞过的大雁，从来都没见过落到地上的。一直到今天，他对大雁仍然保持着某种亲切的、神秘的印象。因为在人们观念中，大雁不是一种普通飞鸟，而是南北恋人的殷勤可靠的使者。

雷文竹怀着孩子般的心情，轻手轻脚地靠近雁群。不过，这样小心是多余的。直到他认为已经再不敢近前的地步，雁群依然没有任何骚动。这是有原由的：西藏人把一切有翅膀的全认做是“空中的神灵”，任何一种飞鸟，甚至落到闹市大街的时候，都从不曾受到过人的危害，所以它们见人毫不惊慌。

“看！它们不怕我！”雷文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离他最近的一只雁说，“一点也不怕，就好象它们认识我！”

“嗯！也许认识吧！”陈子璜淡漠地支应道，随后又催促着，“走吧！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等等！你怎么不过来！瞧！多有意思，它身上的羽毛看样子是很光滑的呢！尾巴，它有尾巴，象鸭子的尾巴差不多。可是有些画上画的没有尾巴。”

“好了，好了！走吧！有尾巴是雁，没有尾巴还是雁。”

“真的，这不正确！”雷文竹重复证明道，“可惜我不会，要是我会画，现在我非坐在这儿速写一下不结。不！干脆就画素描，反正它不会动的……”

“行了！你还有完没有？人家画一只雁，你也说长道短。有功夫，你就多琢磨琢磨职务以内的事不好？”

这种不加掩饰的厌烦情绪虽说有些出乎意料，但也没使雷文竹过于不快。他苦笑一声，倒退几步离开了雁群，随着也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说：

“也好！我也正想提提我职务以内的事呢！我需要回内地一趟。可以吗？”

陈子璜吃惊而反感地望了望他，没有回答，扭回头就走。雷文竹也背起帆布袋，提起镐头，默默地跟在背后。陈子璜走着，并不回头地反问说：

“你离家几年了？”

“四年。”

“啊！四年哪！我呢？三四一十二年，可还没有打算请假回家呢！”

“哪里！我不是说了吗？是职务以内的事。回家，你知道，现在还顾不上。我是为了这些土。这土，需要化验。”

“化验？”

“化验。到农林厅，到四川大学都可以。不过最好准许我到北京农学院去一下。那里的柳雨人教授我认得。当然，没见过面，可是我们很熟识，早就在通信。可以说，我算是他的一个‘函授生’。这土可以顺便在他那里化验一下！”

化验？不错！化验是一桩学问深奥的工作。可是说到土，难道土也能化验？土有什么可化验的呢？陈子璜几乎是以一种嘲弄的语调说：

“你是没事找事吧！刚才你不是说，那位土壤学家讲过：‘没有不良的土壤！’既然是没有……”

“可是你必须了解土质！”雷文竹也显然有些气了，“是酸性的、碱性的，各种成分占多大比例。知道不？不知道！你并不知道！那么请问你，这种土适合什么作物，适合什么肥料？要想改良土壤，从哪儿着手？”

“要是非化验不可的话，那……我考虑考虑，以后再说吧！不过

你也别吓唬人！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也在太行山带过开荒队。从来也没有尝一尝哪一块地是酸土，哪一块地是咸土！”

“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开荒队。是农业站！”雷文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地说：“当然！你是站长，我能去不能去，你完全有权决定。不过，一个农业技术员，我想，他总也该有权请求站长给他仪器。化验土壤要使用仪器的，不是用舌头尖去尝味道！”

“仪器？”

“仪器！”

“哼！仪——器。”

谁也不再说什么了，仿佛他们的争论已经得到统一。象两个全不相识的人一样，各自低头走路。陈子璜走得很快。在军队里待久的人都会有这种难以改变的习惯：即使是闲遛达，也要赶着快步，好象去替一个得了急症的人请大夫，有时意识到没必要，会骤然间缓慢下来，但过不了一时，又会不自觉地加大速度。所以，他和雷文竹的距离很快便拉远了。

陈子璜顺小道穿过阴冷的、不见阳光的杉树林。这时，他开始懊悔起来。本来，他并不想给雷文竹找什么过不去。实在说，无论看哪方面，这都是一个挺能干的青年人。刚才无缘无故往他身上使性子，全是由于自己的心绪烦乱。陈子璜只要一想起他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站长，他立刻就会来气的。不错，站长！这头衔分量并不算重，可是，天老爷！好难对付呀！有人说部队后勤工作是最伤脑筋的。陈子璜做过师部后勤处长，但他觉得那比做这个小小的站长要轻巧万倍。一句话，紧跟着站长头衔，就把整个草原都压到你肩膀上来了。这该是多么大的分量呵！也许，换一个精明的人，不消吃力便可以担当得起吧！真的，陈子璜常常这样想。他甚至还到工委做过这样一次请求。然而，正象他所预料的那样，请求是没有结果的。

前天，陈子璜到工委去时，工委书记苏易没在家。秘书说他

到宗本^① 格桑拉姆那里去了，有几桩公事必须在那里和她商定，因为宗本是几乎从不到宗政府来的。陈子璜决心等候，晚饭后，书记回来了。

书记约摸有四十多岁，已经在发胖，并且在秃顶了，眼神里时时露出疲倦无力的、忧愁的神情。不过，和他的下属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十分愉快和喜欢说话的。他简直坐不住，总是走来走去。现在，他给了陈子璜一支印度香烟，就开始走起来：

“抽一支吧！当然的，这种烟真说不上高明，象辣椒面，而且价钱贵得可怕。”书记把自己预备点燃的香烟扔回到桌上去，“没关系，再对付些日子吧！要不了太久的。等我们贸易公司一开张，马上就有‘大中华’。”

陈子璜是不吸烟的，也没心听这些话，没作声。

“怎么样？子璜同志，忙得够受吧！”

“要是能忙，再怎么都可以受得住。可现在怕的就是忙不起来！”

“唔！？”苏易惊异道，“你在害这种怕？”

“可不！忙不起来。我已经有些怀疑了，这个推广站到底需不需要还是个问题。要我看，有没有都行！”陈子璜闷声说，“要是非有不可的话，那！换一个同志来做站长吧。吃不消！我是吃不消。趁早，免得以后不好收拾……”

“怎么回事？”苏易重新打量了一下陈子璜，意识到他的来势不小，“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呢，你怎么就觉得吃不消了呢？究竟是哪里吃不消？你试着去吃得消不行吗？”

“怎么没试过！我们试过的呀！”陈子璜站了起来，粗声粗气地说，就好象苏易要找着跟他抬杠似的。“我们全体出动，大大小小的庄子都跑遍了。到东家央求，到西家祷告。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坝子上又有的是荒地，谁开了就算谁的，既不要交租又不要纳税。

^① 宗本——相当于县长。

可是，你找这一家，他说了：‘行！我愿意去开地。开一天要给我两皮袋青稞。要不，半个茶包也行。’你再寻到那一家，他又说了：‘行！我愿意开地。开一天要给我象羊皮那么大一块布。要不，许我尽着自己手抓一把盐巴。’可这还算顶客气的呢！有时候说不定还要碰上一两个无赖。他们会嬉皮笑脸跟你打哈哈：‘行！我愿意去！可是，开多大的一块地才能给我一个汉人姑娘呢？’噢！听听吧！”陈子璜愤怒地说，“你想尽法子要帮他们弄一块养生地。可他们倒得理不让人，就象有什么事不能不求他们……”

“可是——好了！你停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呢？”

“谁知道。横竖他们是不知道为自己发愁。不晓得你注意没有，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为自己发愁。”陈子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可是为什么呢？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许是他们对土地没有多大兴趣……”陈子璜断然道，“一句话说完，懒！西藏人生性就懒惰！”

“唔！下这样的评语，你不觉得太早？”苏易停住步，站在陈子璜面前，他还在微微发笑。但陈子璜已经从他的笑容里感到了严厉和斥责，这是从他那双眼睛里透露出来的。苏易带着他那种特有的神情说：“你不是针对某个人下这样的评语。同志呵！你是针对整个的西藏人，一个民族。那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先把你这个评语保留起来。注意！我说保留，那就是请你存放在自己脑子里。不要再端出来到别人面前去显示你这种‘新发现’。当然，我们很快就可以弄清楚你的评语究竟说明了什么。不过，现在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个吵嘴打架。现在，对我们最当紧的是……”

陈子璜的回忆突然被截断了……

冷不防，从杉树背后霍地跃出一个人来，赤脚光腿挺立在陈子璜面前，把夹道一般的林中小路完全给堵拦了。这个西藏人身架相当魁梧，但很消瘦，赤裸的前胸突现着一根根肋条骨，靠肚脐下缠着一件臃肿醜陋的老羊皮袍，大约就是从这件皮袍上发散出一股

扑人的油腥臭气。他的憨里憨气的脸，象他的肩臂一样黝黑肮脏，使人无法看出他的年岁。他的深陷的眼，发直地盯视着陈子璜，这眼光是呆痴的，却也是可怕的。他的绷出青筋的手紧紧攥着刀把……

陈子璜不由向后腰一摸。没有！离开部队时把左轮和胸章帽徽一块上交了。冰冷的汗水登时从两腋淌了下来。于是他机械地厉声喝道：

“做什么！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

那人并不答话。随着他的沉沉的、慢吞吞的动作，一尺多长明光发亮的腰刀出鞘了。整个的从铁鞘里拔出来了呵……

2

农业站的人，无一例外都住在阴暗潮湿并且发着土腥的窑洞里。这使苗康提起来就气愤填胸。他被调来以前所听说的，和这相差太多了：全是两层楼房，光身汉住单间，有女人的里外间还带炉灶，是啊！这是起码条件。结果呢？哼哼！“破瓦寒窑”！连附近山庄的藏民也可怜他们了，说情愿把屯草的房子让出一半来。但，大约是为了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尊严吧，没见谁有过“乔迁之喜”。

在这种情势下，刚刚竣工的马厩便格外让人嫉妒了。它高大、宽敞而又明亮。圆窗户，栅栏门。顶棚是一排细木料，上边盖了一层草，草上又压了一层泥。墙壁用石灰粉刷过。如果去掉那两排木板槽和拴马桩，简直就是一个象样的大厅。这座堂皇的马厩在搭架子时，已经引起附近山民们的密切注视了——就是为了让它们看的呀——这，不能不归功于兽医苗康。本来，陈子璜是不愿意为马厩破费一笔巨大的人力和钱财的。他甚至已经在兽医的修建计划上批了“缓办”二字，可是苗康丝毫不肯放松，他坚持着一条无可批驳的理由：人在任何艰难环境中都能照顾自己，而牲口，离开了人的照料就只会毁坏自己。同时，在请求修盖马厩的这件事上，苗康

还以团支部组织委员的名义发动了集体力量，不少团员是他的热心积极的支持者，比如林媛就是其中之一。倒不是这位气象员确切地考虑到了马厩的严重性，她不过心想，既然苗康认为必要，那就是说，这桩事是应当刻不容缓地办理的。

林媛正朝这边走来。照说，她到会计室去绝对不需要路过马厩，但她来了。她双手以轻微无声的动作趴在窗台，探头向里边望去，苗康正伏在槽边，用毛笔蘸着红墨水，往小木板上写着字码。他的头发动人地在额前搭拉着，遮住眼睛。他在工作呢，专心专意工作着呢！林媛不声不响地把他看了好久好久，她不愿惊动他。

不知是无意的，还是听到了她的呼吸。他抬起头，看见她了。

“有事吗？林媛！”

“没什么，我以为这里没人，门开着，怕是忘了锁呢！”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在门口，而是趴在窗台上，接着补充说，“马厩里需要装一支寒暑表，我想，站长会同意的。可是应当装在什么地方呢？”

“你进来呀！”

林媛走进来，一边想着要说些什么。她立刻就象平常那样沉着起来了。

“就装在这里吧！靠门近点！”

“也行！”她又起腰，认真地打量着四壁，“不过还是这里比较合适，恐怕门边容易碰着。你在做什么？”

“写字码。所有的马都要编号。几号马就一定要拴几号桩。”

瞧！他不象别人，他的工作从来都是有条有理的——林媛带着一种说不清是为苗康还是为她自己而骄傲的心情这样想。接着，她走近去，依在石槽上，会神地看苗康写字。浓浓的鲜艳的红墨水顺着笔头淌下去，但在不光滑的木板上立刻就干了，成了一种暗淡无光的颜色。他写完一块，她就拿了过去，另外递给他一块空白的。从她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看来，似乎这工作是必须有两个人协同才可以完成。不过，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一定可以发现，林媛的注

意力并不在这件繁忙的工作上。

可以说，从一起头，林媛就是怀着对苗康的极大敬慕而认识他的。

那次，林媛在河边洗被单，正洗着，忽然背后有人说：

“同志！请问你一声……”

她回过头，一个青年提着皮箱站在跟前。他身材高高的，但并不显得笨重不灵，穿一身浅灰制服，脸孔十分端庄，但不知是哪里略带些女性。他的声音是洪亮中听的，有一种自然的共鸣。

“这附近，好象应当有一个国营农场。我是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有吗？”

“有啊！你是到我们农业站来工作的吧？”

“是的！”

“噢！那边，那里就是！”

顺着她那淌水的手臂，他望见一片土窑，死沉沉的，仿佛没有人烟。几只老鹰在上空兜着圈子……

“怎么样？”她以探索的眼光看着他，“没想到吧！一个农业站会是这样。”

“不！我想到过。我到这里来不是任何人的意思，完全是我自己请求的！”这话，显然是一种由于受到轻视而感不快的口气。他说着，提起箱子，随便点了点头：“谢谢你！”

“等一下！我们一路走不好吗？”她微笑着，十分大方地说，“我这就洗完了。”

林媛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给以亲切的接待，虽然并没有人交代她这样做。她盼望新来的人就象战士在最困难时盼望前来援助的战友那样急切。而现在，她却有意无意得罪了这个年轻人，她意识到刚才的话讲得不够得体，想要挽回一下。

“到农业站来，担任什么工作？”她问话的声调显示出她打算攀谈。

“那要由组织上来决定了！”他坐下了，“不过，我是学兽医的。